

HUACHENGCONGSHU 花城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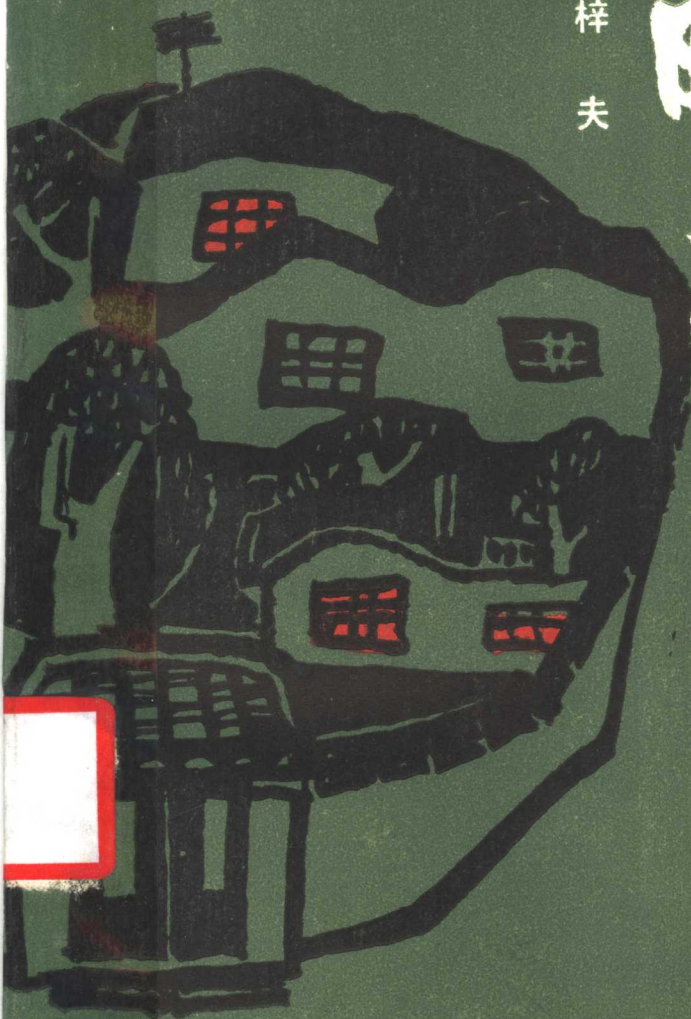
王

梓

夫

昨夜西風

花城出版社



] 247.7
w481

王梓夫

昨夜西風



花城出版社

责 任 编 辑 陈 文 彬
封 面 设 计 李 晓 鸿
封 面 题 字 刘 炳 彦
封 面 题 字 刘 炳 森

昨 夜 西 风

王梓夫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

广 东 第 二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2插页 240,000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10261·347 定价1.90元



作者像

序

浩然

1

前几天，北京郊区的大平原上落了一场瑞雪，气温骤然下降。王横夫同志到我住所来，穿着单薄，却说不冷；随即把怀里抱着的一摞剪贴整齐的铅字文稿放在案头，告诉我，花城出版社要为他出版小说集，这是他初步编选的大部分篇章。

这消息使我为之一喜。不知怎么，立刻联想起战争年代农民运送公粮的情景：他们肩挑膀背，在冰上走，在雪里钻，脱掉了棉袄头上还冒汗；因为他们是胜利者，又是新胜利的追求者，所以“天气虽冷心里暖”。面前的梓夫，此时的心境跟他们是极为相似的吧？我本人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体会：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代，迈进文学大门，出版自己的著作，把创作出来的精神成果，捧献给养育自己的党和人民，能不激动么？

梓夫希望我给他这第一本集子写几句话，我觉得应当做，也乐意做。他走后，我先把“目次”表翻看一遍，发现其中有些篇是在报刊上读过的，有些篇不曾读过；还有些虽读过，则未在入选之列。这使我不免有几分惊讶：在短短的几年间，梓夫写出如此数量可观的作品，仅凭这一点，就可喜可贺！接着，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逐篇阅读，使我更深切地看到作者那前进的脚步。

2

梓夫是我们北京郊区县众多青年文学业余作者中间的一个；他跟他的同伴们走过一段大致相同的成长之路。一方面，他们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恩惠，跟着广大农民一起政治上解放，经济上翻身，入学读书，参加劳动，或担任基层工作；其间，受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号召，为新生活的鼓舞和作家、作品的影响，爱好起文学创作；终于在报刊和出版社编辑同志的热心帮助之下，开始发表习作。另一方面，正当他们拔节放叶的发展壮大时刻，遇上我们国家从政治到文艺方面，都遭受了左倾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使得他们（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程度不同的被缠上一些绳索，出现了“僵巴”状态，迟缓了开花结果的季节来临。我觉得，从总的方面着眼，在那一个历史阶段里，梓夫跟他的伙伴们，就境遇和条件来比较，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之处。“不同”，恰恰是在后来，也就是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

记得，一九七七年春天，我在远郊密云县深入生活，曾借协助县委筹备“群英大会”之机，把郊区县大部分写农村生活的业余作者都请了去，在一起交流体会、探讨创作提高的问题，参加大会活动，然后分头下乡访问模范人物。当时，聚在一起的业余作者同志们，几乎获得一个共同的醒悟和认识，即今后谁若能够从以往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打开新的局面，谁就有可能是个胜利者。梓夫参加了那次活动，思想最为活跃，明显地萌生了虽不十分具体，却是十分强烈的追求。有一次，他从万里长城脚下的一个公社返回县城，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长这么大，我头一回看到真正的山；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很有启发。往后我要设法开闢生活视野，把创作水平提高一步！”就在大家分手后不久，梓夫写出了新作《特殊关系》。

这篇小说虽然还显得粗糙，如果跟梓夫以往的作品相比，应当说是一个转折，是一个新里程的标记：他不再机械地配合中心工作，不再图解某些现成的政治概念和政策条文，而是面对现实生活，亲自从生活中发掘出一个带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要知道，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不正之风”这个社会公害问题上；梓夫敏锐地捕捉住它，而后及时地通过艺术形象颂扬了“正”的，批判了“不正”的，这是难能可贵的。以后不久，我看到梓夫《月儿弯弯》的手稿。尽管这作品仍有编排的生硬痕迹，但是，一方面表明梓夫继续面对现实生活、训练自己直接从中吸取素材和提炼主题思想的努力，目标既定，就矢志不移；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觉察出，

他的探求是艰辛的，是困难的。等到《爱情，你在哪里》和《幸福，你在哪里》这一对姐妹篇问世，我们高兴地看到，梓夫的艺术才华得以闪现，创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两篇小说的题材新，人物新，表达的思想意念新，全不落套，连文字语言都较之过去明快、流畅，富有新鲜之感。假若不从“主题先行”和“闭门突出”等左倾思潮造成的创作模式中跳出来，或者虽已感觉其碍手碍脚，却又没有决心和毅力去克服，以及找不到正当途径而空自徘徊苦恼，那么，梓夫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真切感人的作品来！

梓夫怀着热切的追求，用他的勇气和辛勤取得的成绩，告诉我们：在挣脱某些思想束缚、打开新局面的转折时期，跟四年前在山城密云聚会的那一伙同伴相比，他是先觉悟，先起步，先冲闯，先成功的一个佼佼者！他的成功，有较为普遍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体味。我想，正在摸索着入文学之门的青年作者们，读了这本《昨夜西风》，也会得到启发。

3

梓夫是农村知识青年出身，当他面向生活、潜心思考的时候，最为他熟悉的是今天农村中青年男女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写起来也较为得心应手。这本集子里的不少篇章，都是围绕着青年男女的爱情线轴展开的，但作者并不往为写爱情而写爱情的死胡同里钻。

爱情导致婚姻，婚姻组成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上的诸种矛盾和纠葛，人生的命运和道路，总要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反映出来。作者聪明地、一而再地抓住这一割解社会生活的关节，大刀阔斧地劈剥开来，把他企图表现的社会问题，摊摆在读者面前。让人们警觉、沉思，达到教育的目的；收到净化人的灵魂和世风的效果。这样一些作品，有的出现一下理想的结局，如《彩云追月》、《爱情，你在哪里》；有的问题一经揭开，也就结束了，没有大团圆和驱邪扶正的尾声，《在厚厚的土层下》是这样的，严格地说，《幸福，你在哪里》的结局，也不是顺理成章、令人满意的。然而，即使读后一类型的作品，也只能使我们惋惜，而没悲伤；看后使人奔赴光明，而不至于颓废出绝望颓废。因为不论在多么厚的土层之下，充分地享受过雨露阳光恩赐的中国农民，多数是新的、美的、好的，既知思不忘，又珍贵光荣传统，所以是有希望、有追求的；尤其在觉醒，在抗争。他们是生命力顽强的“种子”，响应着“初春的气息”的召唤，终将要冲出地面，加入绿的红的绚丽的行列，把我们亲手创建的时代，跟我们中华民族可骄傲的光荣历史，完满地连接在一起。

我以为，梓夫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在写到我们农村的一些阴暗角落的时候，头脑是比较清醒的，意到笔到，得到体现。因此可以肯定，作者对革命事业的态度是积极的，对自己的读者是有责任感的。我希望梓夫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珍视这一点，并且能够坚持和发扬它。

梓夫在《昨夜西风》这本集子里，为我们绘制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方京郊农村的一幅幅生活小景，描述了一群具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鲜明特点的农村社员和基层干部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跟他们已经入了土的祖先——延续着千百年旧生产和旧生活轨道的农民，决非一成不变；跟建国初期的父兄们比较，乃至活过来的人跟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较，都有了相当大的不同。他们闻过几十年的火药气味，他们盼望天明，而迎来了天明；他们憧憬美好未来，而虔诚地为之奋斗了。他们走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端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饭碗。他们是用电灯而不是用油灯和松明子的。他们都穿“的确良”、涤卡或塑料底鞋，而不是穿自织土布和纳帮鞋的了。他们更不会把汽车、电视、拖拉机当成神话传闻。如此种种，即使对脑瓜不太聪敏的那种农民来说，也不可能不在生活习惯、思想作派，尤其是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打下烙印的。不错，他们在左倾思想影响严重的日月里，遭受了不应遭受的灾难，吃了不应吃的苦头。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会把他们应有的时代特点都洗刷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梓夫在设计 and 描写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农民时，没有违背客观实际。他写的农村人物，跟目前颇为一些人叫好的某些作品中的农村人物，即麻木、愚昧的丑角和可怜虫截

然不同。《幸福，你在哪里》的孙玉荣可以跟那些被抽去时代特点的“农民形象”为伍，作者恰恰讨厌这个人物，而不是欣赏；作者对她做了无情的嘲讽而不是赞美！所以我认为，梓夫笔下的农民形象尽管还不够丰满不够深刻，但一个个都是真的！

梓夫还不成熟，无论在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方面，都还欠火候。这是一个青年作家，在他成长过程中所难免的幼稚状况。在他的笔下，凡是年轻的一代，都厚实，都感人；老年一代，都可信，但嫌单薄；一写到领导层的人，不论对其褒或贬，都较为肤浅，难以给读者留下不忘的形象。这感觉，又使我冒出一个想法。梓夫一直侧重于农村生活题材的写作，这是对的。作者虽还比较年轻，亦是三十岁开外了；~~该在~~在岁月转生活天地，基本上没超出凉水河和运河之间这块平原上的农村；自从最初拿笔，一向练习写农民。因此，农村是老本营，不能脱离；表现农村男女青年生活是拿手戏，不能丢开，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扎深根须。但是，梓夫又有必要在创作进程中，对生活的探索和对题材的开扩方面，加强目的性、计划性，而克服“随意性”。对农村熟，对农村青年男女熟，就要避免一味地因利就便走平路、走顺路，不可碰到什么写什么，更要防止站在一个相差不多的地段上兜圈子。写今天的农村，必须了解过去的农村和每个历史阶段的农村实际状况；写农民的今天，就得知道农民的过去和各种农民的命运脚步；惟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准你所熟悉的农民青年男女，写得深，写得新，越写越有腕

力。应当在农村这广阔的沃野上有目的往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进发，有意识地去熟识还不象对青年男女那么熟识而又应该熟识的人与事。这样才能为自己以后写出更好的作品，特别是为组织结构场面大、人物多的中长篇作品做好生活素材和艺术功力的准备。文学创作，不论表现的内容和艺术手法，都以“创”字为其生命的：不断创新，在开创的巷道上前进；希图 and 满足于方便，路是难以长远的。

《朝霞和晚霞》是梓夫这本集子里最近成篇的一个作品，读后给我个印象：作者在“大刀阔斧”之后，要坐下来精雕细琢。这篇小说在剪裁结构、语言运用、抒情绘景等方面，都花了些工夫，有所新意，也显出熟练和自如。下决心长期地深入新生活、不断地开拓素材源泉的同时，下苦功钻研一番艺术技巧，或许是梓夫使自己创作更上一层楼的不能不登越的一道阶梯吧？

5

在我们这样制度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当今文化和印刷术不断发达的历史时期，一个有志于文学的青年，经过自身的刻苦努力，出一本乃至几本著作，并非多么稀罕多么难以做到的事。而要写出能够争取更多的读者，得到今天的人们叫好，又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终不被抛弃的作品，那才极不容易；惟其如此，方可算真正的成功！我相信梓夫是个有大志气的人。志气是发奋和进取的力源。梓夫已经迈出这

可喜的一步，定会有美好前程，定会把一批一批“高产优质”的精神成果：新的小说作品，捧献给广大读者。

我们的文学队伍是有希望的，这被无数事实证明并非虚妄之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从我们京郊山区的矿井下跃出个写工人的能手陈建功，又在平原田野上长起个写农民的新手王梓夫，不仅使我们十分欣慰，也给了我们十足的信心。我个人虽已“白了少年头”，仍想发扬老骥伏枥的壮志，跟年轻伙伴们共勉共进！

我不是理论家，没能力对梓夫的创作做全面和中肯的评论，上述的这些话，只是记下我读《昨夜西风》集子的一些零星的感想而已。借此机会，就教于王梓夫同志和关心他的同志们。

一九八一年除夕草拟于通州镇

目 录

序.....	1
幸福，你在哪里？.....	1
爱情，你在哪里？.....	35
朝霞与晚霞.....	58
彩云追月.....	73
尊 严.....	91
生活的温度.....	100
初春的气息.....	120
呼 声.....	133
种 子.....	151
在厚厚的土层下.....	174
良 心.....	193
金翅膀.....	213
月儿弯弯.....	225
特殊关系.....	241
昨夜西风.....	256

幸福，你在哪里？

赵春林有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

他十岁那年死了父亲，寡妇妈带着他们兄弟三个，一把泪一身汗地把他们拉扯大了。当他过了二十岁的时候，村里那些热心肠的人也象对待其他老实巴脚的小伙子一样，走马灯似地登上门来给他张罗说媒。第一个姑娘见了面，嫌他家穷；第二个姑娘在外边转了转，嫌他家房子少；第三个姑娘只是打听了一下，嫌他家哥们多。从此，说媒的不来了，赵春林心冷了，寡妇妈可急出了一块心病。

一个秋雨连绵的中午，赵家的破栅栏门被人家推开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的姑娘。两个人都背着一个大包袱，合披着一块破了窟窿的塑料布，浑身都淋透了，冻得直打哆嗦。有着菩萨心肠的春林妈忙把她们让进来，让她们换上衣服，坐到炕头上，披着被子暖身子。自己又跑到外屋，擀面炸酱，给她们做饭。

这两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妇女，原来是母女俩。据她们自己讲，家乡连年打派仗，闹武斗，又遭了灾，吃不饱，背着自

已织的土布，跑到这边来换粮食。春林家穷，添置不起衣服，每当给孩子补衣服的时候，春林妈都急得掉眼泪。这会儿，春林妈见到有这么“两全其美”的事情，就动了心，张罗着要用粮食换人家的土布。

那个中年妇女感激春林妈对她们的热情招待，非得少要些粮食；春林妈可怜这两个外地人，非要多给点儿粮食。争来争去，一个不多要，一个不少给，最后也只好公平合理地交易了。当春林妈把粮食称好往她们口袋里边倒的时候，那个姑娘说话了：让春林妈再称出一斤来，扣下她们吃的那顿炸酱面。春林妈急了：“好闺女，你别寒碜我了，就算咱们前世无缘，也不能连碗炸酱面都待不起呀！”

谁知这两家并非前世无缘，那个中年妇女临走的时候，和春林妈把话捅明了，要把自己的闺女嫁给赵春林。

春林妈乐坏了。

赵春林却为了难。这是一桩没有经过恋爱的婚姻，是没有感情的结合。两个互不了解的陌生人怎能组成一个家庭，在一起过日子呢？

春林妈坐怕入了笼的鸟又飞走，好言好语地劝开了儿子：“咱们到哪儿说那儿吧，人家先起了这个意，你还挑人家什么？嫌人家是外地人，不通咱这边的礼儿；嫌人家没念过书，没有文化？算了，结婚不就是搭帮过日子吗？谁跟谁都是一辈子。想当初，我嫁到赵家门，入了洞房，把盖头揭下来，才知道你那死鬼爹是个秃子，那不是也认命了吗？”

赵春林往炕上一坐，任妈妈怎么说，一声都不吭。

春林妈急了，劈头盖脸地数落开了儿子：“人家张罗着嫁给咱们，就算咱老赵家有这个德行。你还破被袱叠起来了，你就真想打一辈子光棍儿了？你打光棍儿不打紧，挡着你下边两个弟弟的道，谁也甭想说上媳妇了。我苦心巴拽地把你们拉扯大了，老赵家再从你们这儿绝了根儿，对得起你那死鬼爹吗？”

春林妈说着，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起来。

赵春林是个孝子，可怜妈妈，反复掂量妈妈说的那些话，又都在情在理。于是，他把心一横，站起来说：“妈，您别哭了，前边的坑里是水是火，俺跳了……”

就这样，姑娘过了门。春林妈为小俩口在东边小院里安了个家，让他们另起锅灶，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满村的人都夸赵春林走运，捡了个便宜媳妇。可是又有谁知道，赵春林有自己的痛苦呢？

眼下正是水稻扬花的季节，赵春林带领科技小组的同志们，正在培育一种优种水稻——“幸福一号”。天不亮，他就来到了实验田，直到太阳偏过了头顶，才在技术员谷艳明的催促下，离开那里。

赵春林朝家里走着，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记起来了，还是昨天晚上，他啃了一块糊饼，到现在还水米未进。他的两条腿软绵绵的，身子象散了架，眼前一阵一阵地直冒金